

漫漫归乡路

张闾实 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张闾实
所著的第一部张家族传奇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漫归乡路 / 张闾实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80753-975-9

I. 漫… II. 张…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07856号

书 名: 漫漫归乡路

作 者: 张闾实 著

责任编辑: 罗 伟 颜 楠

责任审校: 陈大霞

策 划:  翊传媒工作室

装帧设计: 晓 丹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82-9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0451) 87900345 87900299 87900220 (传真)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3-975-9

定 价: 35.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归乡祭祖情怨路

(代序)

○ 赵 杰

2007年3月26日，张氏帅府博物馆来了一位不速的台湾客人。来者自报家门：张学良将军六弟张学浚之子张闾实，现任台湾高尔夫湾高尔夫之旅杂志社总编辑。

馆长张力打电话询问我，是否了解张学良六弟张学浚相关情况。我

据实回答：张学良六弟张学浚，字尧卿，为张作霖的五夫人寿氏所生，排行老六，有散见的资料说，他早年曾在“军统”任职，后到台湾定居。由于此前张学浚家族中从未有人回过大陆，在接触张家亲属时，我曾询问过有关张学浚个人及其家族情况，他们回复知之甚少。

自报家门 归乡祭祖

张馆长介绍说，张闾实先生自报家门，寿夫人是他的祖母，他是家族成员中第一个自己到大陆寻根问祖的后辈。用张闾实的话说：“我则是第一次，此时我连爷爷的坟地在哪里都不知道，只知道大帅府在沈阳这一线索。”

此次到大陆，他是带着母亲和兄弟姐妹的重托而来的。据张闾实自己解释说，事先接洽的同伴由于行程变化，所以自己冒昧探访帅府。他原本想前往驿马坊祭祖的愿望，同样因行程限制只能作罢。但祭祖心切

的张闾实先生决定几天后专程返沈祭祖。

张馆长对我说，张氏帅府曾不止一次接待过所谓的张氏亲属，所以他征求我的意见。现在帅府已经得体招待了张先生，包括参观、宴请，张力直截了当谈到下步如何接待。

前车之鉴，在那场张学良九弟真假之争中，曾掀起国内外引人注目的诉讼，老馆长杨景华曾经作为被告，多次出现在法庭上。幸亏他掌握大量证据，有理有据，理直气壮驳斥原告张学忠不实之词，揭穿了他的真面目，捍卫了帅府博物馆和自己的尊严。

对这次张力的苦恼，我心领神会。张家有人前来故土探望，帅府理所当然热情接待，但倘若来人虚张声势，冒名顶替，岂不贻笑大方。

我探询张先生有何要求。

张力回复：“只是扫墓。”

我表态：“应该满足他的要求。盘锦方面我安排。”

张闾实牵挂的墓地，就是张学良的祖墓，即位于辽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的张氏墓园。

远居海外的张氏家族不曾知晓，早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第二年，即1937年12月，他们的老家驾掌寺地域，即从海城县划归盘山县。1970年又划归大洼区，1975年大洼区改为现今的大洼县。行政区划几易其名，但张学良在叶家村的祖坟却安然，族人仍在故里躬耕劳作，繁衍生息。

4月2日，不食前言的张先生，风尘仆仆地从北京专程飞抵沈阳。第二天，我与张力和研究室主任范丽红，陪同张闾实先生前往盘锦大洼拜祭张氏墓园。

2000年7月，盘锦市政府对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墓园，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维修。我应邀与张氏家属联络后，送达了张学良将军题

到墓园查阅墓园中的碑文就可以得知。”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故去后，因为家境贫寒，仅能以木柜简葬于驾掌寺。一年夏末，阴云不开，大雨如注，辽河、浑河、太子河相继出槽，水患吞噬坟土，柜棺随水而下到大洼时，遇到树木掩挡。张家称此为“天地兆应”，于是就地复葬。张作霖发迹后，认为应了此说，所以“兆已得吉”后，为免遭风水破坏，“仍其旧兆”，父坟未迁，王太夫人独葬于驿马坊。

我望着虔诚的张闾实说：“你应该奇怪为什么你爷爷的坟墓没有葬在你大伯父为你祖父修筑的元帅林！”

“为什么？”

“因为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声名显赫的张作霖，显而易见也不愿他葬在声名显赫的地点，所以埋葬在他们认为是穷乡僻壤的地点。”

张闾实祖拜的清明季节，山风很猛烈地刮吹着花圈，我们帮助扶持后，他又捡拾碎石堆埋在香炉中，支撑着点燃的香火。

张闾实按当地习俗，开启瓶酒，将白酒分别洒落在王太夫人和张作霖墓地。其间，更是接着爷爷张作霖的墓碑久久不愿离去，拳拳赤子之心，让每一个随行人员为之动容。

我们用相机将这一镜头永久定格的同时，决定利用这次绝好的机会，对张闾实先生进行一次独家采访。张闾实先生闻之，欣然应允。

4月4日，在张氏帅府博物馆，我和范丽红一道对张先生进行了专门采访。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张先生将他所了解的张学良及张家亲属在台湾的生活境况，以及张氏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口述资料。

下面是根据范丽红录音整理的采访纪实。

口述资料 鲜为人知

问：张学良将军的亲属到台湾后，我们知道的情况不多，目前大陆学者对张学良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张氏家族的了解和研究并不多，您能不能把寿夫人、六夫人、老五（张学森）、老六（张学浚）、老七（张学英）到台湾的情况介绍一下，这对我们研究张氏家族和张学良十分有益。先从您家、您父亲讲，介绍一下他到台湾的情况好吗？

张闾实：我父亲在1946年的时候就已经带着我的母亲先到了台湾。因为那时候大爷（张学良）已经到了台湾。由于我母亲不大习惯台湾，所以他们在1949年的时候到了香港。在香港待了大概三年，觉得局势很乱，就到了澳门。在澳门大约待了大概十六七年。在澳门这段时间，父亲做了蛮多的工作，他也做教师，教中文，也做篮球教练，在小民学校。小民学校是一个天主教中文学校，由神父和修女为我父亲提供工作机会。父亲除了教书的工作外，也做建筑方面的工作，他对建筑也是蛮有研究和兴趣的，澳门盖的很多的楼房，都是他在那边做监工。

我大姐张闾雯是1949年在台湾出生的，我二姐张闾敏、三哥张闾贤、我张闾实、小妹张闾怡都是在澳门出生的。在澳门的那段时间，大约是1967年的时候，澳门很乱，有很多的难民涌入，造成当地治安很乱。这时候有一些内地和台湾的工作人员跟我父亲讲，说我父亲刚好被列入黑名单里，人家在找他，我们也不了解他为什么被列入黑名单，他们知道他是张学良的弟弟，可是我们在澳门和香港的时候，跟别人都不提，甚至是他学校的老师、合作的伙伴或神父，都没有人发现，现在他突然间被发现了。连夜我们离开澳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拿，只有走人，当天决定要走，是深夜。后来听母亲讲，大概是11点多。有一条船在码头等我们，只有我们家上了船，后来转上一个大货轮到了香港。在香港大约停了只有一天，我们就往台湾走。走到公海的时候，遇到台风，滞留了两天，我们是在基隆港的码头进台湾的。我记得是五伯父和奶奶

来接，还有军队来接，我们是坐军队的吉普车到台北的。我也曾问过：“我们为什么从澳门那么匆忙地走？”我母亲说当时他被编到“黑猫特工组”，里面有他的名字，有人告诉他赶快走。

我爸爸有个好朋友是从北京过去的，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有天晚上他只是出去吃饭，回来就在家门口被人开枪打死了。父亲很害怕，他要表明立场，他想到了奶奶，他愿意跟奶奶在一起。他马上捎了一封信到台湾，问大爷是不是能安排他回去。后来接到信说“过一个月会有一条船等你们，就是那个时候，时间要快，什么都不能带”。

问：有人说，您父亲到台湾后，还参加了“军统”的活动，这个情况属实吗？

张闾实：那是骗人的，我可以保证，我可以保证父亲没做过损害中国人、东北人的事。那些书不知道是谁写的。我讲实话，他在台湾完全撇开政治的关系，什么活动都没参加，甚至不会用张家的名声。他出去找事情，人家说：“你不是张学良的六弟吗？你干吗出来找事情，靠他就够了。”他回来在客厅落泪，我看到了。所以我16岁就出来打工，半工半读，我不想让我父亲负担那么重，我念大专、大学的费用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我都没有向父亲拿。

问：您父亲在台湾也没有工作吗？

张闾实：到台湾以后，父亲也开始从事工作，当时台湾“当局”也在寻找他，希望父亲继续替台湾“当局”做事，可是父亲觉得他不想再碰任何政治，所以他就拒绝了。我记得他拒绝了以后，到大陆工程去做了一段，大概只有七八年。父亲离开大陆工程后，自己开了贸易公司，做建材买卖，把台湾的竹子、木材卖到日本去。父亲从事贸易，五大爷那时还在空军、华航工作，他计划退休后自己开贸易公司，那时候他们成立了一个厉麦贸易公司，我们帮几个大的美国的哈雷机车厂、沙滩摩托

车厂，帮他们在台湾生产所有的零件，运到美国。刚开始做的时候，五大爷还是蛮认真的，后来他有很多私人的生活扯入到里面，他就不愿意做了，离开台湾到夏威夷定居了。

问：这件事张学良介入了吗？

张闾实：没有。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张学良从来不介入。我们从来也不用他的名字。在外边做事，都是我们自己在接洽，从来没用过他的字号。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者他要特别见我们的时候，他会打电话来。他每次打电话来，“情报单位”都会有一台车，停在门口等我们。进去看大爷的时候，只能是家属，外人他一律不见，这个状况一直到我二十几岁还都是这样。他一直都不能随便见外人，他也不想见。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能见到张学良了？

张闾实：其实我们到台湾的那一年就见了，大概从1967年开始，我们就可以见他了。当时我们把身份报给台湾的“情报机关”，说是他的家属，他们也都知道。当时我们一来到基隆港，他们就知道，当时的报纸还有“张学良的六弟从澳门返台”的一个小新闻。我们每一年都会和张学良在他台湾新北投复兴三路70号的房子里见面。刚开始的时候，每次见面，都是大妈下厨，她会做蛮多西式的菜点，像英国烤牛肉、沙拉、奶油香菜汤、蘑菇汤啦。法式的面包也常常是切好的，拿给我们小朋友吃，饭后的冰激凌一直都很棒，比当时外面台湾的冰激凌要好很多。我们也不知道原料从哪里来，一般买不到，在他那里可以吃到。后来她身体慢慢不太好以后，我们还是每一年都会有聚会，固定都是请圆山俱乐部的巴必烤的师傅到那里在他复兴三路的阳台上，弄几个蒙古烤肉的炉灶，自己要吃多少就弄多少，她已经不烧饭了，都是交给外归柜的厨师去做，后面几年几乎都是这样。

问：您父亲他们的贸易公司后来的经营情况如何？

张闾实：父亲和五大爷分了那个贸易公司以后，五大爷一直没有做，专心在美国，父亲接下来慢慢做。刚做的时候并不顺利，也许是五大爷的退出，美国方面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后来美国人自己跑来台湾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把我们的贸易额度就给取消掉了。美国人来台湾做了以后，父亲有一段时间失业，时间也蛮久的。父亲失业以后，就是由我们兄弟姐妹自己去赚钱，半工半读，大多由大姐支撑这个家。她在香港念过书，在澳门念的又是英文学校，所以她的外语能力特别强，也就接起了家里比较大的经济担子。母亲到了台湾一直没有上班，在家照看小孩。过了几年，父亲开了一个馆子，叫龙江小馆。馆子生意不错，赚了点儿钱，大约是两年。但是父亲把身体喝酒喝坏了。他的朋友真是太多了，有商界的、政治圈的、警察局的、情报局的，还有以前在大陆的老朋友，大家都会到馆子帮忙。后来他病倒了，病倒的时候，医生宣布是中风，脑中风，而且是蛮严重的，医生规定他不许再抽烟喝酒，我们就把馆子顶给别人了。

父亲中风这个时间是家里面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大爷讲过，父亲病倒了蛮希望看他一面的，但是大爷总觉得他去医院看他（张学浚）不大习惯，他也有点儿忌讳，有很多事，他很怕。电话是一直有联系，但他病倒以后没有见他大哥一面，这也是他蛮遗憾的事情。

问：你父亲去世后，你们在台湾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张闾实：后面就是我们都成家立业。刚好大姐在一家德国公司上班的时候，原来美国的公司——哈雷机车的老板来台湾找我们。他其实是找我父亲，得知我父亲去世了，他就跟我大姐接触。他原来在台湾的公司关掉了，他希望有一个代理帮他做，姐姐就把哈雷机车的所有事情接下来发展，他就授权给大姐。

问：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们询问她在学业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当她是张家的小孩照顾，结果，她很争气，也把大学念完了，嫁得很好。我奶奶见过这个小孩，本来她希望我母亲帮她完成一个心愿，帮她把这个小孩带回来，录回张家，可是七婶始终不同意，算是一个蛮遗憾的事情。七叔是个蛮好的人，一直很照顾我们的家。他知道我们家孩子多，生活比较困苦，有好吃的餐厅，他会带我们出去吃好吃的东西，虽然不是很昂贵，却总是让我们尝鲜，吃没有吃过的东西。

问：您能不能再谈一谈关于张学森在台湾的一些情况。

张闾实：五大爷这一房，他们的日子一直比我们好好多。五伯父一直跟着奶奶，在1947年的时候就到了台湾。因为奶奶的钱从东北带出去的时候，听说有一箱的金条，都是拿来让他的三个女儿念书、就业等等。我们到台湾后，五伯父的三个女儿都到国外念书去了，把奶奶一个人留在那，还有一个好像从东北带去的丫鬟——一个很老的老妇人照顾她。我们也是觉得奶奶年龄大了，七八十了，所以我们一直住得离她很近。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会去看她，她住的房子是五大爷的房子。五伯父那时很少在台湾，都是在美国，偶尔回台湾的时候才会相聚，所以我见到五伯父的机会不是太多。五伯父是一个蛮风流的张家男人，他之前有两个女朋友，我都见过。五伯父有三个女儿，他一直渴望有一个男孩，奶奶也没有说他什么，如果能带个男孩回来，奶奶是很高兴的。可是这样子，我五伯母不是很开心，一直也不是处得很好。后来也是五伯母很多的阻挠、吵闹，跟奶奶抗议，五伯父还是和她们分了。

问：您和六姑张怀敏联系得多吗？她在台湾生活的怎么样？

张闾实：六姑嫁给了翟家，替翟家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翟海蒂嫁到加拿大，是一个上海人，后来那个人回上海做生意，就离婚了。另外两个表哥翟鲁本、翟云台，我知道他们是到青岛做生意，一个是做

乐器店面的生意，一个好像是开餐厅什么的，我不晓得。

以前来讲，1967年刚去的时候，生活过得最好的就是我五伯父和六姑，因为六姑是大学教授，他们那时在台湾过着非常舒适和高尚的生活。

问：关于张作霖的五夫人——寿夫人，也就是您奶奶的情况，您知道吗？

张闾实：我知道。我比较懂事的时候，她一直住敦化南路连战一品大厦的斜对面。她平常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留在那里，礼拜六、礼拜日我们都会去陪她吃饭，吃完晚饭我们才会回家。她也不会出门，平常会有一些东北、天津的老朋友上门拜访她，给她送送礼，陪她聊天。奶奶最爱吃饺子。记得她走的那天晚上，她高兴地吃了很多饺子，大概有15个，我们都说她吃得太多了，她说她觉得不舒服，我们就找她的家庭医生。她说没什么，可能是吃多了点儿，并开了肠胃药，其实不是，她是心肌梗死。她总是觉得痛，又不知道哪儿痛，结果她去睡，这一睡第二天就没有起来。寿夫人的墓在阳明山第一公墓，一个绿瓦红墙黑色大理石的，在她的墓碑上看到写了三个儿子两个孙子的名字，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她的两个孙子闾贤、闾实，其他人没有写。

问：听说到台湾后，寿夫人一直和六夫人住在一起，是这样吗？

张闾实：没有，六夫人一直和六姑住在一起。我有一个事要说，先前有材料说，寿夫人是先走的，那是不对的，其实是六夫人先走的。她比我奶奶早一年走，奶奶还参加了六夫人的葬礼，奶奶就坐在那，要见她最后一面，我们全部的晚辈都拦着她不让她去，怕她难过。六夫人走后，才是我奶奶寿夫人，她是最后走的一位夫人，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何应钦和张群是自己过来的，蒋经国是派人送的挽联，出殡的场面是宪兵、摩托车开道，当时我还不知道奶奶出殡怎么会变成这样，一时都不是很明白，直到长大才明白。

问：寿夫人的葬礼张学良去没去？

张闾实：没有去，他几个兄弟走，他都没有到。

问：有人说，张学良和赵一荻结婚的时候，寿夫人也去了。

张闾实：在我印象里，这可能是人家乱写，因为他们两个结婚是在基督教教会举行的，唯一可能参加的只有五大爷，其他人没有。有人说他的六弟、七弟都有出席，我们那时在澳门，应该没有，他们也没通知。（按：张学良与赵一荻结婚地点，是在老友伊雅格的台北杭州南路寓所举行的。张氏家属没有人参加。）

问：在天津的张学铨和你们有联系吗？

张闾实：八叔是我奶奶亲生的，是亲八叔，可是完全没往来。我们只知道八叔有一个女儿，后面的就完全不知道了。

问：寿夫人平时有没有提过他？

张闾实：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敏感，我们住的前面就是情报局长。我们上小学就受过训练，不能乱讲话，我们不会提前面的往事，也不会追问，只要家长不说，我们不会去问，只是带着好奇的眼睛看一下，心里就明白了。

问：张学良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张闾实：在他（张学良）8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到他家过圣诞节，他要上二楼洗手间，那时他的腿不是很方便，要搀着走，我在旁边看到，很自然地要搀扶他上二楼。他就告诉我：“张家的男人不可以让人搀扶。”后来我懂了这句话，再怎么苦，也要撑下去。这是他给我们男孩子的一个家训，我一直记得。

问：你们在台湾和张学良接触多吗？

张闾实：每一年至少三四次。那时见面还是受情报局的控制，只有家属可以，我们平时没什么事情也不敢去打扰他，他不是不会见，但没

饭的时候，奶奶生气，就把那黄鱼丢在地上，因为她知道那是爷爷爱吃的，就骂爷爷乱杀人，结果爷爷一方面跟她道歉，一边蹲在地下捡黄鱼吃。这是她对爷爷很深的一个印象。其实爷爷是蛮疼爱夫人的，就是夫人这样，他也不计较，可是副官吓坏了，没人敢待在屋里，全部出去了。后来什么人遇到了重大事情，要枪毙了都要找寿夫人，通常爷爷还是愿意听。奶奶信佛，她不愿意总是杀人，觉得罪不过死，总是要说一说。后来到了台北，总是有很多人很照顾我奶奶，奶奶也救了很多。蒋介石搞白色恐怖，对于东北过去的人是很恐怖的，有一些事情扯得很远，最后还是要枪毙，奶奶就跟蒋介石、蒋夫人求情。这些人也很感恩，每年都有人送黎山的水果，感谢奶奶救了他们的命。他们都是东北老乡。

问：在大陆人们给予张学良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伟大爱国者，爱国将领。我们特别想知道“台湾当局”是怎么评价张学良的？您个人有什么看法？

张闾实：台湾当局的说法是因为张学良失去了中国。我也在想，那是因为贪污，因为你自己的军队，你不能怪到我们头上。这个还扯到我们后来结婚，婚姻都有影响。我本来认识一个航空公司的女孩，本来还不错的，结果她母亲一听我是张家的小孩，坚决不准了。我后来问那个女孩：“你是听你妈的，还是我们自己恋爱？”她说听她妈的。我说“那我没办法了”。我没办法跟她住在一个屋檐下，听她骂我们家骂一辈子。而且她妈妈后来还加入民进党，我说“那更没办法了”。我说我们的想法，各方面，她不承认我们是一派的人，我说“那我没办法了”。

问：大陆对张家的评价，尤其是东北人的评价，很高，不仅是张学良，也包括老帅张作霖，您作为张氏家族的一员对此有哪些感想？

张闾实：这个事情我也问过奶奶，我说台湾的电视老是演爷爷是个坏人，像个土匪、红胡子啊，到处抢人家，到处娶媳妇。我就问奶奶到

看到，特别照顾。可是每一年过春节和清明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家里摆着张家的祖宗牌位，扫墓的时候奶奶和父亲也没有回来过，总是听母亲讲‘你们有机会回来看，回去再告诉我’。所以我才安排怎么过来。这次我最大的收获是对我家以前事情的了解。我是第一次到大陆，说心里话是蛮害怕的，父亲和母亲的原因，觉得回来说话做事都要小心，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1949年。但通过这次（祭祖），我的顾虑完全没有了。我是张家最小的孩子，我把路探好了，再把堂哥堂姐带回来。因为这里才是他们的根……”

张闾实归乡祭祖后，先后有媒介传出张氏家人在辽宁发展的消息，于是，不时有人向我打听张先生身世和是否可靠。

从根认亲 历史相聚

虽然我曾对张闾实进行了采访，解除了疑惑，但世人担心也在情理之中。于是，我与“八婶”通话，谈到可否从根认亲。我称之为“八婶”马蕴兰，是张学良八弟张学铨的夫人。张学铨为寿夫人所生，血浓于水，两岸相隔，亲情却不断。这也是我考虑他们认亲的因素。一周后，她应允有机会可以促成。我还提到吴量绩，希望她也参加。吴量绩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二公子张鹏举的夫人，她善解人意，处事得体。我让她伴随八婶前来，私下认为八婶必定年事已高，倘若认亲不测，吴量绩可以适时出面处理。

2008年5月15日，我驱车前往锦州，迎接从天津赶赴的八婶一行。

对于这次认亲，为防节外生枝的炒作，我只携带一名有诚信的记者前往，嘱托他不要輕易发稿。

这里举办。红色彩绸和优雅的音乐烘托出喜庆、祥和的气氛。宴席是张闾实精心准备的，制作精美的菜单上写着“张府盘锦认亲”。张家亲属和赵杰主任围坐在八婶周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八婶举杯说：“今天是张家团圆的日子，这一天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要感谢党和政府，感谢赵杰主任和盘锦政协的各位领导为我们婶侄相见奔波操劳。”

大家举杯祝贺，为了张闾实先生了却了心愿，为了张家的团聚，为了祖国的繁荣统一。正如赵杰主任在祝酒辞中所说：“我们见证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相聚。”

昨日小酌，张闾实邀我为《漫漫归乡路》作序，我欣然答应。哈尔滨出版社慧眼识珠，没有人会否认这是填补空白之举。连夜，我拜读了张闾实大作后，用两天时间，竟然写下洋洋万言。虽说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我初衷是拾遗补缺，推波助澜，希望编者和读者理解我的心情。

对于出自张氏族人张闾实口中的口述资料，作为记录也好，作为资料也好，我想起张学良曾说过：“历史只是人说的。”当然，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以此文，代序。

2009年11月20日于沈阳凯兴花园寓所

作者：

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巡视员，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美国张学良研究中心顾问。

保护家园大帅崛起 张作霖的真实身份

2007年5月23日，台湾台北市某公寓大楼门前，我将行李搬上出租车的后行李箱中，此时站在门口阶梯上的妻子说道：“路上小心，等你回来！”我依依不舍地点点头，说了一句：“放心吧！”便急匆匆地踏上了前往机场的路途。

窗外蒙蒙的小雨，思绪如斯。我就要去了，我曾朝思暮想的大陆，那个我祖辈们曾经为之奋斗、为之呐喊、为之献身的地方，同时也是让我的家族显赫一时的地方。那个无数次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如今怎样了？家乡人能接纳我吗？早上7点的桃园机场显得格外空旷，也让坐在飞机内的我更加思绪万千，飞机的轰鸣声把我慢慢地带入了无端的思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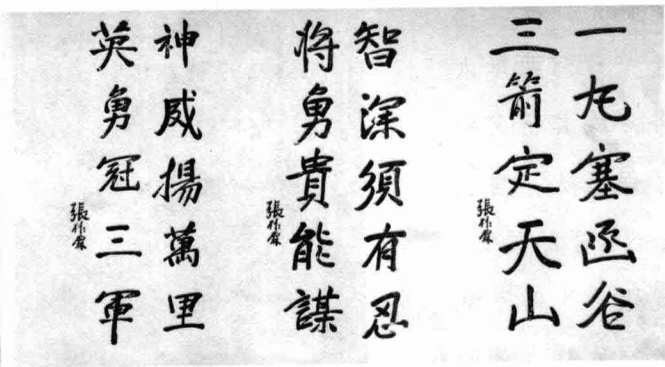
我的爷爷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驾掌寺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其曾祖父张永贵因衣食艰难从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逃到关外，最后落脚在今天的海城县驾掌寺一



张作霖



张作霖在办公



张作霖手书

势力范围也逐渐扩大。时间不长，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成了辽西一带最强悍的武装之一，这就是日后奉系军阀的最初班底，也是爷爷后来得以发迹的资本。

1902年，当时的政府在匪患严重的辽河下游一带设立了“招抚局”，用收编的手段，招抚那些游走一方的土匪。11月，政府正式将爷爷部队的二百五十人编成“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任朝武部编为左营马队，张作霖当上清廷的营官，从此为清廷剿匪效力。

在日俄战争期间，爷爷圆满地应付了复杂的局面，在夹缝中得到

陆

006

保护家园大帅崛起
张作霖的真实身份